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五

曹元弼學

禹貢第三　虞夏書　古文尚書　鄭氏注

箋云大傳說。禹貢可以觀事。史遷說。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欙。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鹽鐵論曰。禹平水土。定九州。四方各以土地所生貢獻。釋曰禹抑洪

水而天下平。萬世莫不誦其聖。而其所以為聖者。其至德有三。禹傷父鯀功之不成被殛。勞身焦思。歷十三年。卒使五行汩陳之後變為六府孔修。善則歸親。故經曰既修太原。易曰幹父之蠱利涉大川。天卒錫之洪範九疇。用得祀鯀配郊。其至孝之德一也。洪水橫流。氾濫天下。堯獨憂之。舜舉禹治水。隨山濬川。掘地注海。除開闢以來天地之災。使二帝之功萬世永賴。故經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其至忠之德二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胥九州四海昏墊之民而居之平土。從此中國數千

年無絶大水患。故傳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其至仁之德三也。惟聖德如此其至。故聖功如此其大。此篇叙禹治水之功至任土作貢而成。故以禹貢名篇。貢之所起遠矣。洪水之時。施振不暇。水土既平。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貢賦始定。貢出於邦國。賦亦萬民之貢。對文異。散則通。故經貢賦並舉。而篇獨以貢名。自堯典以下二十篇通稱虞夏書。而大傳以大禹臯陶謨爲虞書。禹貢爲夏書。謨成於虞時。貢雖在唐虞之際。而實開夏之先。故經次如此。

禹敷土。

〔敷。布也。布治九州之水土〕。周禮大司樂疏。不云鄭注。焦氏循謂此係賈疏非書注文。但賈釋書義皆依鄭訓。王氏孫氏錄之。近是。今仍之而界畫以示區別。〔箋云〕馬氏曰。敷。分也。釋文史記集解史遷敷作傅。說爲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敷或作溥。荀子成相〔釋曰〕經發首三句爲第一章。總舉治水大綱。敷。分也。布也。洪水之時。天下分絕爲十二州。禹審度山脈水道。分別九州舊界。布列施功之法。命十二牧率諸侯合力而分治之。如某州某山至某山以屬某國。某水至某水以屬某國。規畫形勢之難易。人徒之衆寡。時日之遠近。分土布治。各

迪有功。山海經云。帝乃令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是也。傅與敷音近通用。說文。敷。施也。施亦分布之義。荀子作溥。溥。大也。皋陶謨云。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外薄四海。鄭云。奄大九州四海之土。此敷土之成功。

隨山刊木。

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為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疏 箋云 史遷刊作栞。又說行山表木。刊。古文作栞。說文引夏書曰隨山栞木。蓋引此文。詳皋陶謨。釋曰 禹分地布功以治水。水源出於

山。當時草木暢茂。禽獸繁殖。山脈水道猝不易辨。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刊除其草木叢雜蔽塞者以開道。又衺斫其木之尤高者。使遠望可識以表道。江氏云。治水者必先除其翳塞。乃後可規形而度功。此治水施功之始。故鄭云除木為道以望。解刊為除。又云。說文。栞。槎識也。槎。斫也。木新斫處色白。遠望見之能知其處。故以表道。胡氏渭禹貢錐指云。隨山刊木有五利焉。遙望山川之形勢。規度土功。一也。往來之人不迷厥道。二也。禽獸逃匿。登高避水者得安其居。三也。奏庶鮮食以救阻饑之

民。四也。材木委積。可以供治水之用。五也。案通道表
道。爲刊木本意。胡氏所推說自包其中。孟子云。益
烈山澤而焚之。此施於林木極繁雜禽獸窟宅爲
民害尤甚者。蓋刊木變通之法。

奠高山大川。

箋云 史遷奠爲定。大傳說。高山大川。五嶽四瀆之
屬。馬氏曰。定其差秩。祀禮所視也。史記集解 釋曰 奠定
聲轉義同。奠高山大川者。由導山導水至於刊旅
滌源。定山川主名。以區別州界。且爲某州之望。差
其祀禮之秩。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

視伯子男之等。五嶽詳堯典。四瀆。謂江淮河濟。隨山刊木。數土之始。奠高山大川。數土之成也。 以上第一章。為全篇提綱。

冀州既載。

兩河閒曰冀州。史記集解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公羊傳莊十年疏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於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疏 箋云 史遷說為禹行自冀州始。冀州既載。馬氏曰。載。載於書也。韋氏云曰。載。事也。並釋文 說文曰。冀。北方州也。从北。異聲。北部 釋曰 此下歷敘九州

治水定貢賦之事。每州爲一章。此章敘冀州。冀究蓋同時施功。冀爲帝都。故列在首。尊尊也。聖人正名百物。九州命名各有取義。據說文則冀爲州名專字。引申之爲望也。近也。帝都所在。天下仰望以近天子之光者也。載。始也。事也。禹行自冀州始。首從事也。馬云載於書。凡事度功計數。必記載於文書以告上命下。自倉頡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萬世舉事無小無大靡不由之。鄭亦云書於策以告帝。言事而記載之義在其中矣。冀州不書其界。以餘州見之。且若廣大然。鄭說蓋本古經師舊義。

馬亦同。後世或通名中國為冀州。本此意。鄭云兩河閒曰冀州者。爾雅釋地文。郭注云。自東河至西河。王氏鳴盛云。東西皆據冀州言。河自積石龍門南流為西河。至華陰。東經砥柱孟津。過洛汭。為南河。至大伾。北流過降水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海。為東河。然則東河之西西河之東為冀州。惟言兩河閒不言南河。南河之北從可知也。釋地九州。孫郭以為殷制。而鄭注此用之者。舜肇十二州。分青為營。分冀為幽并。夏仍為九。殷九州有冀幽而無并。周官職方氏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

州。正北曰并州。鄭注云。此州界與禹貢同。略幽并則冀之北也。然則唐虞三代冀州互有更改者在東北正北二境。其居東西兩河之間則無不同。故鄭取釋地解之。案兩河間猶云兩河內。河自西而南而東。舉兩河而南河在其中矣。帝都在冀州。傳所謂惟彼陶唐有此冀方。諸家說已詳。治水首從事帝都。而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在冀兗二州間。王氏又云。疏云冀州之水不經沇州。致河自冀州之降水大陸以東播為九河。其經流之徒駭尚在冀域。而八枝已入沇域。則冀州之水非不經沇州者。

疏謂九州之次即治水之次。其義甚確。若謂冀水無經沇者故先冀次沇。則不必泥也。以今與地紓之。山西太原平陽汾州潞安蒲州澤州大同寧武朔平等府。平定忻代保德解絳吉隰遼沁等州。河南則懷慶衛輝彰德等府。直隸則順天永平保定廣平順德宣化等府。及真定河間二府之西北境。東北則奉天錦州等府。北則踰塞直抵陰山下。西起東受降城之北。東訖於大遼水。皆冀州域也。案冀州南距南河。北踰塞。故鄭注堯典云南北太遠。西起東受降城之北東訖大遼水。故馬謂其北境廣

大。此舜所以分衛之北土為并州。自燕以北為幽州也。其後復合於冀。蓋在洪水久平虞夏之際乎。冀為九州之首。故特言既載為諸州例。 此第二章。敘冀州。以下九州每州為一章。州内每事為一節。此冀州第一節。舉州名者興事治水為諸州例。

壺口治梁及岐。

地理志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之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史記集解索隱宋下脫西北二字。詩韓奕序箋夏陽下西北有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西北。詩周南召南譜疏無右字。史記集解索隱無西北二字。今參合引之。於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

水害易也。疏箋云馬氏曰。壺口。山名。釋文說文。岐作郊。或作岐。古文作嶅。邑部釋曰禹行自冀州始。而冀州治水之功自壺口始。壺口治梁及岐。言自壺口而治梁山以及岐山也。孟子言當堯之時水逆行。又言禹疏九河瀹濟漯。而尸子呂氏春秋淮南子皆言禹鑿龍門決呂梁。蓋冀兗一上流一下流同時施功。而龍門未闢。水溢逆流。如高屋建瓴。河東河西丕受其害。尤當首從事。故經敘禹功始此。曾氏旼曰。呂不韋云。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

禹疏通。謂之孟門。按地理志謂壺口在北屈之東南。而酈道元謂孟門在北屈之西南。則壺口孟門之東山也。龍門在梁山北。則梁山龍門之南山也。以是言之。其先河出孟門之上。橫流而出。則知其東之壺口其南之梁山其西之岐山皆墊於水矣。禹於壺口之西闢孟門。而始事於壺口。於梁山之北闢龍門。而終事於梁山。而其餘功又及岐山焉。蓋壺口梁岐。一役也。其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言於二州。故并言於冀也。胡氏渭曰。壺口山在今山西平陽府吉州西南七十里。據班志則在東南梁山在今陝西

西安府同州韓城縣西北九十里。岐山在今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吉州。漢北屈。韓城則夏陽。岐山則美陽也。水患莫大於河。孟門龍門乃河之上下口。山石當路束流。水泄不利。故首闢之。壺口事畢。遂西治梁。蓋自龍門治西河南至於華陰。所謂決川距海也。治梁之餘因而及岐。蓋決渭之下流入於河。兼治梁山之野使可耕作。所謂濬畎澮距川也。又曰。龍門之上口為孟門。在今吉州西。西直陝西延安府之宜川縣。其下口即今河津縣壺口在山盡處。蓋東當壺口山盡處近世亦謂龍之門者也。西與韓

城之龍門相對。上口至下口約一百六十餘里。焦氏循禹貢鄭注釋云。高誘注淮南云。龍門本有水門。禹闢而大之。故言鑿。龍門鑿而水南下。冀都之鴻水乃平。漢志言龍門與梁山同在夏陽。則鑿龍門即治梁山也。水經河水南過河東北屈縣西。注云。北屈縣故城西十里有風山。西四十里河南孟門山與龍門山相對。大禹疏通。謂之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為河之巨阨。此石經始禹鑿。其中水流交通衝。迄於下口。又南出龍門口。注云。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依此禹於夏陽鑿龍

門。於北屈鑿孟門。鑿孟門即治壺口也。壺口梁山既治。而河水南下矣。河無定者也。積石至龍門阻而横流。一旦鑿而通之。既出龍門。非南溢必且四潰。乃治岐。使渭水挾關中諸水之力從西來逼之東行於太華雷首之閒。故治壺口不治梁。水仍擁積而不行。治梁而不治岐。水之南決無由趨而東也。壺口梁岐之閒三者閒不容髮。故曰壺口治梁及岐。河水湍急。非他水持之。未可言治。治梁及岐即所以平冀州之水。又何疑於雍州之山哉。宋胡說甚當。焦氏說治岐之意似亦有特識。惟漢志鄭

注皆謂壺口在北屈東南。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同。而唐魏王泰括地志謂壺口在吉昌縣西南。即今之吉州。於漢為北屈。胡氏從之。孫氏謂古北屈在今吉州西。以彌縫二說。成氏蓉鏡禹貢班義述謂吉州西七十里之山乃孟門。非壺口。壺口乃孟門之東山。當以漢志為正。壺口冀州山。梁岐皆雍州山。而於冀言之者。蓋地勢西高而東下。禹治西河。東自壺口施功。開廣孟門。由東而西。由北而南。至其下口龍門。遂治梁山。而河流始暢達南行。并及岐山。治渭。以成治河之功。而河流從此順軌

矣。鄭注云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者。襄。除也。從下起爲治水通例。即於梁岐一役見之。尸子呂覽等皆言龍門未鑿呂梁未決河出孟門之上。孟門即此壺口之西山。與在左傳齊伐晉入孟門登太行地異。呂梁即此梁山。或以爲在離石縣西者非。胡氏又曰。冀三面距河而不言河治蓋河非一處。治非一時。不可渾言。故舉山與地以別之。壺口梁山。志龍門西河之治也。岳陽。志南河厎柱之治也。覃懷。志孟津洛汭之治也。衡漳。志東河之治也。大陸。志徒駭之治也。碣石。志逆河之治也。雖不言治

河而河已無不治。聖經之書法其微而彰也如此。

此第二節。著西河之治。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岳陽縣（此字疑衍周禮職方氏疏引無）太岳之南。於地理志太原今以為郡名。太岳在河東故縣彘東。名霍太山。詩唐諸疏箋云祭法曰。禹能修鯀之功。大傳說。大而高平者謂大原。史遷岳作嶽。釋曰修。亦治也。變治言修。因前所治而續成之之辭。謂修鯀之功。聖人善則歸親。禹平地成天之功。皆以續為鯀之緒。於此著之。上文言治。奉君職也。此文言修。繼父事也。即此

二字書法。可以見聖人人倫之至矣。易蠱利涉大川。文稱幹父之蠱。傳曰。意承考也。其本夏易連山古義歟。太原漢爲郡。今爲山西太原府太原縣。岳即下文太岳。周禮謂之霍山。冀州鎮。在漢河東郡彘縣東。後漢改彘曰永安。在今平陽府霍州西。山在州東南。王氏鳴盛云。太原汾水所出。旣修者。經言禹導汾水也。修。因鯀之功修之。是時帝都平陽。太原據其上游。鯀必極意崇防。然當洪水之時。必河道旣通而汾水始有可受。鯀但知治太原。不知導壺口。功用不成。故禹必先事壺口梁岐而後修

縣舊迹自太原以至岳陽也。鄭云岳陽太岳之南者。禹導汾水自太原以至太岳之南。千餘里中無不修治。其地當直抵南河。案王氏約朱氏鶴齡及胡氏義甚簡明。鄭云太岳在故縣彘東者。後漢改彘為永安。故云故縣。凡鄭引地理志盡以班氏漢書為主。而時制與前漢異者。則據當時地志變易之。故司馬彪郡國志據後漢地名。一與禹貢鄭注同。太原古本當作大。而讀如泰為大之之辭。後世因改作太。岳者嶽之古文。 此第三節。及下節皆著南河之治。

覃懷厎績。至于衡漳。

懷縣屬河內。史記集解地理志詩邶鄘衛譜疏漳水出上黨沾縣詩疏有縣字大黽當為要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行千六百八十里。周禮職方氏疏衡漳者。詩疏漳水橫流疏入河。職方氏疏御覽州郡部洛州引注有在肥鄉縣四字箋云史遷厎績作致功。馬氏曰。衡。水名。釋文漳一作章。地理志周禮鄭氏說。衡古文橫。假借字。考工記玉人注釋曰言自覃懷致功。至於漳水入河之處。其間水土無不治也。覃懷。河北地名。後世省稱懷。左傳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有懷。及荀子儒效篇言武王伐紂至懷。是也。漢河

內郡有懷縣。王氏鳴盛云。河水逕懷縣南。蓋泲水故道之所入。與成皋分河水。今懷縣故城在河南懷慶府武陟縣西。即覃懷也。其地當孟津之東少北。太行之正南。泲水出其淇西。水出其東。為河北沃壤。蓋太行乃河北之脊。脊上諸州並山險。惟太行南瀕河地平衍。洪水時亦受河患。今曰厎績。則孟津洛汭之河治矣。案王說刪取金氏履祥及胡氏義。胡氏又云。衡漳入河在今直隸廣平府肥鄉曲周二縣界。衡漳治而中閒大小諸水亦無不治矣。禹治冀至此。太原衡漳之南。南河之北。西河之

東。東河之西。水土悉平。可以則壤而成賦矣。又云。河內西阻王屋山。諸其北又有太行蔽之。與河東隔絕。孟門之洪水及太原岳陽而止。不能東溢為災。故其役可以差緩。又云。覃懷底績之後。引河北載之高地。河東河內大小諸水悉歸於東河。崩騰北注。而衡衛恆大陸亦瀰漫難治。非先疏九河不可。故經書二役於田賦之下。以見其從其作在九河既道之後。不與覃懷之役相連也。審禹治河蓋冀兗同時興功。與益稷及八愷等指授方略。往來視察。冀州之役始自壺口梁岐。鑿山以開廣河之

上流阨隘。使水由地中。不致如高屋建瓴之勢。由是河由北而南。由西而東。太原岳陽覃懷以次致功。而冀州之水患平。兗州之役。當先自碣石九河等處掘地以疏瀹河之下流。使可受由冀東來之水。地高而坎廣且深。水勢分而流順軌。無氾溢平地一望汪洋之患。其役由九河而恆衞大陸。而冀兗接界衆水皆隨河東北流以入海。漳水橫流入河。河寬然受之。而冀兗治河之功大略具矣。胡氏說於事勢甚合。漢書地理志云。上黨沾大黽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邑成入大河。過郡五。行千六百

八十里。冀州川。又云。長子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江氏王氏皆據說文及水經酈注謂黽當作要。邑成當作昌成。屬信都國。後信都改安平。昌成改阜城。鄭注本班志而以當時地名易之。據班志濁漳入清清漳入河。則清漳為漳之經流。故鄭但言漳水以清包濁。二漳異源合流。班志蓋得其正。水經乃謂清漳入濁濁漳入海。與班鄭異。王氏依據漢志參取水經謂清漳出大要谷。歷涉縣武安至鄴合濁漳水。又東北行歷列人斥漳曲周鉅鹿堂陽扶柳信都下博至阜城縣北東入於

河。此鄭所謂漳水橫流入河也。其昌亭以下則後世改流。與禹貢之漳無涉矣。愚謂漳稱衡者。先儒說河北流。漳東流注之。於河為橫。是矣。且橫流者不由其道。自覃懷至衡漳南北相去數百里閒。入漳入河之水甚多。而漳為冀州大川。懷襄之世蓋決瀆尤甚。勢且挾諸水與河相衡。故謂之衡漳。馬注衡水名。衡下蓋脫漳字。後人因分衡漳為二水。非也。沾縣今山西平定州樂平縣。鄴縣故城在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西。阜城縣今屬直隸河閒府。長子縣今屬山西潞安府。班於上黨郡言濁漳入

清清漳入河。而水經言清漳入濁濁漳入海。夫交漳之口。清濁相入。二漳既合。難可確別。漢志依據祕府圖籍。考地理最精。自得其正。近世通儒謂據班志說文。則漢世漳猶入河。水經未必桑欽所作。當作水經時河徙而南。漳行河瀆自入海。故云然。然班於信都國信都下云。故章河故虖池皆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與前文兩岐。豈漳水故道入河而此時已專入海歟。禹貢有降水無絳水。漢世儒者或讀降爲絳。水經又以漳絳爲一。與河行由降水至大陸先後違錯。故鄭注導水謂降非

絳。與此衡漳不涉。詳後。　此第四節。由南河而及東河之治。

厥土惟白壤。

箋云馬氏曰。壤。天性和美也。釋文周禮鄭氏說。壤。和緩之貌。大司徒注史遷厥土皆作其土。省惟字。釋曰水既治則可辨土之色與性而教民稼穡矣。冀州之土色白而性柔和。說文。壤。柔土也。此壤與墳壚塗泥等對言。故馬云天性和美。周禮通言十二壤。故彼注云壤亦土。以人所樹藝焉則言壤。其爲和緩之意則一也。

厥賦惟上上錯。

賦之差。上上出九夫稅。疏 上中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中出二夫稅。禮記王制疏 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疏 此州入穀不貢。詩甫田疏 箋云賦。稅也。廣雅釋詁 錯。雜也。詩漢廣傳 馬氏曰。地有上下相錯。通率第一。釋文 史遷厥惟字皆省。釋曰 物土之宜。民皆力穡。則當復古賦稅之法。使君子治野人。野人養君子。上下相濟。長治久安。記曰。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遵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

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孟子曰。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此先王制賦之義也。凡言惟者。專壹指實之詞。冀州土性和美。又地廣大。人衆多。帝都所在。濬洫當最先治。出穀多。故其賦上上爲諸州冠。云錯者。此州之賦以上[illegible]上爲正。亦有出上中之賦者雜乎其閒。蓋地或小有肥磽之殊。歲或稍有豐歉之異。上上居多。上上中居少。上上爲第一等。上中爲第二等。故云上上錯。豫州則上中居多上上居少。亦以第一第二爲次。故云錯上中。此錯謂地與歲之小異。若

磽确之地與洊饑之歲。則無賦且發振自不待言。據經文言錯。則龍子所謂校數歲之中以爲常凶年必取盈者。乃夏末弊政。或戰國君汙吏厚斂於民。誣借古法。非大禹之制彰彰明矣。他州賦皆在田下。此獨在田上者。冀州畿內。天子所自治。田賦之外當兼有虞衡藪牧等賦。天地自然之利固與民共之。而民之居其地占其利者。地旣無穀。卽以所得略準什一之差爲賦。故承厥土言之。他州惟由諸侯以所得田賦或半或三之一四之一詳周禮市土物以貢。故皆先言田後言賦。計冀州王畿

之外。餘地封建諸侯甚多。不言貢者。凡貢篚皆遠方之物。冀州諸侯蓋就所當貢之數入穀於京師。天子有所需。自命有司市之。惟鳥夷皮服雖附本州之末。而邊遠之物。既非土產。又與他州通言庶邦職貢不同。故略其文。鄭云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云云者。江氏聲云。夏制什一稅夫。田不畫井。鄭注周禮匠人云。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此以井計者。以九夫為井差為九等甚便。假以言之。云一井上上出九夫稅者。一井之中九夫各以所收之什一為稅。上中出八夫稅者。謂九通夫共出八

夫所收之什一為稅。以下至出一夫稅。皆謂九夫通出其什一也。又引左氏襄二十五年傳度山林鳩藪澤等九事賈景伯注以證鄭此注義。其說至精確明白。孫疏備引之。茲不復錄。一井出九夫稅之等。皆統井九百畝計之。自無公田。夏小正云初服于公田者。孔氏廣森以公田為公家藉田。甚是。蓋畫井自黃帝以來已有之。而一井中為公田。始自殷之助法。此注說夏時制。故云然。至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異說甚多。詳周禮孟子學。

厥田惟中中。

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爲之田。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爲水害備也。箋云馬氏曰。土地有高下。釋曰田者。據人功用力爭就治之使土性益和。生我百穀。故謂土爲田。中中者。地有高下九等。此居第五等。江氏聲說。崑崙山最高。中國在崑崙東南。故西北高東南下。雍州在西北。田上上。揚州在東南。田下下。江北高於江南。徐在江北。故地高。愚謂中國大川。河在北。江在南。雍冀豫兗青。河流所經。梁荊徐揚。江流所經。雍西北地高居第一等。梁荊揚地卑

居下三等。無疑義。惟冀爲北方州。史記所謂高地。兗青在東而近北。豫在冀南。徐在青南。而經著高下之等乃徐上中青上下豫中上冀中中兗中下者。蓋洪水時河患冀兗尤甚。豫次之。青次之。徐則波及。禹導河自龍門至大伾北載之高地以入海。則冀豫青徐之水患皆平。徐去河遠。地易出水。先見高燥。青稍近河。故次之。豫與冀分南河。又次之。冀三[illegible]面距河。又次之。惟兗受河之委。衆流所萃。平治最後。故經言降丘宅土特言十有三載乃同。明其卑溼沮洳特甚。經著五州上下之等。實以出水先

後難易為備水害緩急之準。非獨以地勢之高卑。此聖人之精意也。王肅以上下為肥瘠。固與賦相乖謬。近師專以高下言。似亦未密。故就鄭義推測如此。

此第五節。著土性田賦。

聖人視民如傷。斂從其薄。既定稅賦夫什一之法。而每井稅夫。又以地之肥瘠為差。如上地一井稅九夫。下地一井祇稅一夫。合兩井均平通計。祇一井稅五夫。其餘八夫合二夫。七夫合三夫。六夫合四夫。皆與中中之地一井稅五夫同。但一州之內田不一律。通率之法。蓋如周禮不易一易再易。通計田兩分稅一分。

其寬民如此。歷代賢君皆體此旨。我　朝
列聖施仁尤厚。豈料至於今而禹奠九州竟淪蹄
跡。炎黃裔胄多飼豺虎。哀我人斯。何日復被堯舜
之澤哉。

恆衛既從。大陸既作。

地理志恆水出恆山。衛水在靈壽。大陸澤在鉅鹿。（史記集解道引澤下有名字　太平寰宇記河北道引澤下有名字鹿下有北字）爾雅釋地十藪。晉
有大陸。（周禮大司徒疏）【箋云】史遷恆作常。說既作曰既為。
【釋曰】從。從其道也。漢志常山郡上曲陽。恆山北谷
在西北。禹貢恆水所出。東入滱。又靈壽。禹貢衛水

出東北。東入虖池。水經滱水篇滱河東南過上曲陽北。恆水從西來注之。注云。滱水出靈丘。逕廣昌中山唐縣上曲陽。合恆水。自下滱水兼納恆水之稱。禹貢所謂恆衛既從也。陸氏隴其謂衛水發源靈壽。東南流四十里入滹沱。源流甚近。不足當禹功荒度之目。胡氏渭謂水經有自下目上互受通稱之例。恆即滱。衛即虖池。蓋以禹貢不言滱虖池而言恆衛。不應舍大而詳小。然恆衛必非小流。特因發源與合他水之處近。既合之後遂沒其故名耳。合漢志水經考之。則恆入滱。衛入虖池。滱復入

易合虖池以入河。蓋恆水從滱以達於河。衛水從虖池以達於河。皆從河以入海。方其未從。不入滱虖而氾濫平地。滱虖易等水亦皆橫流。治水從下起。九河既道。則河受滱易虖池等水。滱受恆。虖池受衛。經書恆衛既從。而滱虖池易諸水皆治可知矣。但禹貢言恆衛。後世則言滱虖池。或古今變名。諸家因酈氏說推衍之亦有理。上曲陽今為定州曲陽縣。靈壽今屬真定府。史公恆作常避文帝諱。大陸。澤名。作。如東作之作。謂澤旁之地可耕作也。恆衛未從之時。大陸在漂沒中。至是而澤旁廣衍

之地皆可耕作。猶荊州云雲土夢作乂也。漢志鉅鹿郡鉅鹿。禹貢大陸澤在北。下導河言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則大陸迫近東河。與左傳魏獻子田於大陸在河内者絶不相涉。爾雅晉有大陸。正指禹貢之澤。呂氏春秋作鉅鹿。屬之趙。趙亦晉地。然別云晉之大陸。則與爾雅所指異矣。焦氏云。治河之法。備於冀州。河出龍門。得渭力挾之而東。恐其溢也。修太原以通汾水而持之。既至孟津。將欲載之高地。則用伊雒諸水挾之而北。恐其溢也。通沁水以持之。覃懷厎績。沁水通也。沁持

於河內。雒逼於河南。而河乃北就衛漳矣。蓋河不可以土治而利以水治。渭之勢向東者也。河因之而東。雒之勢向東北者也。河因之而東北。漳之勢向北者也。河因之而北。伊助雒北行。故闢伊闕以通之。恆衛助漳北行。故通恆衛以從之。水之合也既多。則釃之為漯。匯之為大陸。播之為九河。皆在北行之後。禹之治水。用諸水之力以相推挽。此中消息微矣。案河不可以土治而利以水治者。河水猛迅而多沙。以土治之。堅築隄防。固為至要。然倉猝或不可禦。且日久沙積益多。河身益高。必易潰

防。惟合衆水之力。察其脈絡。因勢而利導之以防其溢。且水順則沙不留滯。沛然隨水以入於海。由是隨時濬決。使無壅塞。熟察隄防。不生罅隙漏。庶可永久安瀾。水性變動而河尤甚。惟在人功宜防耳。此禹所以思日孜孜也。焦說有理。故申論之。

此第六節。言東河之治。胡氏云。恆衛大陸施功於九河既通之後。故變例書於田賦之下。

鳥夷皮服。

鳥夷。東北之民賦（疏作搏是）食鳥獸者。（史記集解疏）箋云馬氏曰。鳥（今本誤島）夷。北夷國。（釋文）史遷及漢書並作鳥夷。

今本鳥誤島。釋曰江氏云。鳥夷衣皮。故貢皮服。青之萊夷徐之淮夷揚之島夷皆傅於厥貢之末。此州無貢匪之文。故記於此。不言貢者。夷民本非州內。不制其貢。來則受之。不來亦不徵。他州之夷當亦然也。又云。鄭注揚州鳥夷卉服云。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準彼卉服是所貢。則此皮服亦是所貢矣。案鳥夷。大戴禮史記漢書說苑皆與馬鄭本同。法言孝至篇亦云鳥夷獸夷。疏云孔讀鳥爲島。則僞孔經文亦作鳥。今本經及釋文引馬注作島。皆後人所改。皮服卉服。皆貢其服之材。九州之外

謂之四夷。各以其所實來貢。無常制。經各繫於所近州厥貢之末。此略不言貢。亦貢可知。 此第七節。記島夷貢物。

夾右碣石。入于河。

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有碣石。與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 疏 箋云 史遷河作海。地理志右北平驪山成城大揭碣當為石在縣西南。

釋曰 夾右碣石者。夾。如夾輔之夾。謂往來夾碣石

山皆右之而行。疏云。鄭以北行則東爲右。南行則西爲右。故夾山兩旁。山常居右。是也。蓋冀州三面距河。惟北方無之。禹行視治水施功之處。順河之勢。自西而南。自南而東。過碣石山西。則山在人右。由是折而北。盡冀州境。還自碣石山東南行。山又在人之右。故曰夾右。由是並海入河。或由海入河。治水既畢。更如此按行。審察濬決隄防有無疏失。視田之肥瘠定賦上下。而遠方入貢之道即於厥此取準。各州末皆同此義。夾右二字。鄭說最精當。惟往來由山之東西而山皆在人之右。故曰夾右。

遠方貢道即準此由碣石入河耳。後人專以貢道言而讀夾爲挾。謂島夷自海抵碣石而入河。則何不直云浮于海至于碣石入于河。而設此迂回難曉不類記事質實之文。且史記作入于海將何以解之乎。碣石。鄭不言所在。或先引班志驪成之文。乃辯當時蓄說或以國策九門當此山之誤。疏引注不備耳。漢志又於遼西郡絫縣云。有揭石水。不言有山。王氏鳴盛說。驪成有大揭石。則絫縣有小揭石可知。後漢省驪成縣。說者遂不數大揭石。專以小揭石言之。文穎注武紀曰。碣石在絫縣。絫縣今

龍入臨渝。此石著海旁。續志遼西郡臨渝注曰。碣石在縣南。晉省臨渝入肥如。故後魏地形志曰。肥如縣有碣石山。隋唐省肥如入新昌。又改盧龍。故隋志曰。盧龍縣有碣石山。自後漢至隋唐。曰纍縣曰臨渝曰肥如曰盧龍。縣名四變而山則一。皆據小碣石言。至唐志及寰宇記則云石城縣有碣石山。而歐陽忞輿地廣記曰。石城故驪成也。是又據大碣石言。今直隸永平府撫寧縣之東南昌黎縣之東皆濱大海。撫寧之南境西南境與昌黎界。漢驪成故城大約在今撫寧縣界。纍縣故城大約在

今昌黎縣界。漢書於驪言碣成石山。於絫縣言碣石水。則大小碣石並舉。水經注亦兼舉二說。禹貢山水澤地所在注及河水注濡水注皆主文穎絫縣之說。且云碣石沒在水中。濡水注又引地理志曰。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成縣西南。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立巨海中。潮水大至不動不沒。世名天橋柱。韋昭亦指此爲碣石。酈氏既舉漢志驪成文穎絫縣二說。而今昌黎撫寧乃漢驪成絫縣境。則其爲碣石者。自昌黎北撫寧南諸山皆是矣。而所謂枕海有石如甬道者。

今在昌黎東南。又仙人臺碣石之頂也。在昌黎縣治北十里撫寧之西。其臺崇廣。絶壁萬仞。頂石為天橋柱。人罕能至。此山距海三十里。今現在。而酈云淪海者。蓋當海水波襄。偶然漸及山下。非真泯焉蕩焉也。閻氏若璩亦云。今撫寧縣西有碣石山。鄭玄引戰國策辯之者。江氏云。郡國志常山國有九門縣。劉昭注引史記趙武靈王出九門如野臺以望齊中山之竟。又稱碣石山而引戰國策云在縣界。檢今戰國策無碣石山在九門之文。蓋闕佚矣。

此第八節。記禹巡行州界。括治水始終。為貢

道之準。各州可推。　以上第二章。紀冀州平水土定田賦之事。

濟河惟兖州。

言沇沇字或鄭本如此或引者依史記改之州之界在此兩水之間。史記集解箋云史遷兖作沇。古文作㕣。濟漢地理志作泲。說文曰。沇。水出河東垣東王屋屋山。東為泲。从水。允聲。㕣。古文沇如此。皆從段氏訂泲。沇也。東入于海。从水。㕣聲。水部又曰。㕣。山間陷泥地。从口。从水敗皃。讀若沇州之沇。九州之渥地也。故以沇名焉。㕣。古文㕣。口部釋曰濟者。泲之假音字。泲本沇。出水垣縣東

王屋山。東流爲泲。濟則出常山房子贊皇山。二水絕然不同。經傳多假濟爲泲。或後世傳寫之誤。賴許書分別之。漢書泲字亦多得其正。沇與㕣同音義。沇州本以沇水得名。兼取陷泥地之義。蓋此州當河沇兩大川入海之衝。水患最甚。水退猶爲九州最卑溼之地。段氏說。泉源爲沇。流去爲濟。蓋泉出沮洳曰沇。引申爲沇州。沇爲九州之溼地。如㕣爲山閒之溼地。義同音亦同。案㕣沇本異字而音義同。古文尚書蓋以㕣爲沇。孔君以今文讀爲沇。容又㕣之古文。蓋古文非一體。小篆用其一。其用

者則小篆卽古文也。其不用者則惟爲古文。如㕣爲小篆容爲古文是也。或小篆用本字而古文用同音義假借字。如古文作㕣小篆作沇是也。兖則隸變字。錢氏大昕以爲移水旁於上作𠅃又省成今體。段氏謂漢隸作兖。蓋合和㕣沇二字爲之。今俗又省。二說並通。王氏云。泲自滎至菏。此沇州之西南與豫分界處。自菏至會汶。則南與徐分界處。自會汶徐後東北行。則東與青分界處。河自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此沇州之西北與冀分界處。故鄭云沇州界

在兩水閒。疏云泲河閒路近沇境跨濟而過。攷古河自大伾以下向東北去。其後南徙。泲河之閒始相去不遠。疏乃以後世改流上擬禹迹。非也。案爾雅泲河閒曰沇州。殷制與禹貢同。周禮但云河東曰沇州。不言泲。賈疏以爲侵禹貢青徐之地。漢武帝立十三州。沇州越泲而南。皆與禹别州界異。王氏又云。以今輿地約之。河南衛輝府東南境。直隸大名府及真定河閒二府東南境。山東東昌府及兖州曹州濟南青州四府之西北境。皆兖州域也。

又案今本此經作兖州。導水作沇水。説文㕣下

出古文𡋭。沇下云古文作㕣。蓋𡋭㕣一字。沇又一字。皆古文。小篆有㕣沇而無𡋭。竊疑伏生本州名水名皆作沇。古文則州名作𡋭。水名假㕣。孔君讀㕣爲沇。而州名存古字。或從隸變作兗。後又省作兗。要其義一也。伏生壁藏本作沇。亦古文。後或改從隸耳。　此敘沇州第一節。著州界州名。

九河既道。

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九以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周時齊桓公塞之同

為一。本疏一下有河字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盤。本疏作鬲津往往有其遺處焉。詩般疏引周時至遺處本疏箋云馬氏說九河名同。史記集解爾雅釋水曰。九河。禹所名也。釋曰孟子曰。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史記河渠書云。禹道河至大邳。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大陸播為九河。此說禹疏九河之故。并及下濟漯之文。鄭義本之。既道者。既得其道。疑河水入海故道本爾。後壅塞移徙。禹引之使復故道。分析而通利之。殺其勢以順其流。所謂禹

之治水水之道也。九河名義。孫疏引證甚詳。惟舊訓絜謂水中多石治之苦絜。禮記大學注云。絜。猶結也。蓋艱澀阻結之意。其餘李巡孫炎郭璞所說。皆相傳古義。明白無疑。孔疏云。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閒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則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

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鈎盤在東光之北南鬲縣之
也。其河塡塞。時有故道。胡氏云。漢成平東光屬勃
海郡。鬲縣屬平原郡。弓高屬河閒國。今直隸河閒
府交河縣東有成平故城。東光縣東有東光故城。
阜城縣西南有弓高故城。山東濟南府德州北有
鬲縣故城。皆漢縣也。蓋河自大陸以北。禹疏為九
道以殺其勢。然後恒衛可得而治。大陸盡為良田
也。鄭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為一者。據中候及春
秋緯文。禹疏九河。至為良法。而千餘年閒水官失
職。河流或決或枯。齊桓因塡遏八流使歸於一以

趨一時之便。其後歷時未久。至周定王五年。河遂南徙。自是歷世為患。緯書出周秦間。傳聞當確。故鄭據之。九河遺處。據許商言及漢志鄭注太略可見。後人求之太詳。或稍涉附會。要不離弓高以東成平以南鬲盤以北者近是。江氏云。平原郡有鬲縣盤縣。平當以鬲為鬲津。則盤當即鉤盤矣。案書疏引鬲盤為鬲津。以河名為縣名。蓋字誤。鬲盤相近。詩疏以鉤盤與覆釜易處。亦誤。漢志云。成平有虖池河。民曰徒駭河。東光有胡蘇亭。王氏念孫說。民曰當為或曰。蓋河雖南徙。虖池行其瀆。或猶以

徒駭稱之。徒駭胡蘇鉤盤鬲津遺處確有可考。而漢王橫云。九河之地為海所漸。江氏云。渤海在九河之下流。九河且淪沒。渤海之地豈得尚存。後漢時安得猶有渤海郡乎。王橫之言謬甚。又鄭志趙商因漢河閒渤海皆屬冀州。平原屬青州。疑兗州在南不及九河。鄭曉之云。既知今亦當知古。明不得以漢之州域為古之州域。古兗州以河為界。九河固起於冀而備在兗也。　此第二節。導九河。為治水之事最大者。

雷夏既澤。雍沮會同。據史記集解及周禮注。知鄭本灉作雍。

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地理志曰。雷澤在濟陰城陽。史記集解箋云雍。今本作灉。史遷及鄭周禮注皆作雍。釋曰孔疏云。洪水高時原亦水。澤不爲澤。雷夏既澤。高地水盡。此復爲澤也。於澤之下言灉沮會同。謂二水會合而同入此澤也。地理志云。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胡氏云。今山東兗州府曹州東北六十里有成陽故城。北與東昌府濮州接界。雷夏在曹之東北。濮之東南。史記堯游成陽。舜漁雷澤。即此。灉沮漢志無文。括地志曰。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灉沮二水在澤西北平

地。禹治水於兗自九河而外導雷澤之下流以注於濟。又濬灉沮之故道以歸於澤。使桑土復常而事畢矣。周禮兗州其浸盧維。鄭注云。當作雷雍。引此為證。蓋以雷為雷澤雍為灉水也。通典云。盧在濟陽盧縣。灉在高密莒縣。然兗不得越青而東有灉。濟陽盧水古不著名。竊謂周禮多古字。靁似盧。雝似維。以字形相近而誤。鄭破盧維為雷雍。不可易。二水合以注澤。則言雍固可沮（該）也。又謂灉沮皆濟水所出。濟性勁疾。屢伏屢見。皆自平地中涌出。於滎播陶丘之外復有此二源。其說皆是。爾雅水

自河出為灉濟為濋。在豫徐境。與此雍沮無涉。說文。灉。河灉水。在宋。不以為雍沮之雍。段氏云。雍者。雝之借隸變字。不从水。夏本紀地理志皆作雍。後人加水旁而釋以河出為灉。非。鄭注亦不以為在宋之河灉。案雍沮二字以作雍為正。从水者。假河灉字為之。城陽當依漢志作成陽。　此第三節。治雷夏雍沮。

桑土既蠶。

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詩邶鄘衛諸疏釋曰鄭云濮水之上地有桑間。禮樂記

注云。桑閒在濮陽南。胡氏云。雷夏灘沮皆與濮州接壤。故桑土既蠶相繼言之。案兖州地宜蠶桑而濮上桑尤盛。故特以桑土名。此地桑既盛而可蠶。則濟河兩大流之閒如濮水及州内之水盡治可知矣。民於是降丘宅土。

是降丘宅土。

此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閒。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丘居土。以其免於戹尤喜。故記之。疏 箋云 史遷說。於是民得下丘居土。宅今文作度。風俗通曰。尚書民乃降丘度土。堯遭洪水。萬

民皆山棲巢居以避其害。禹決江疏河。民乃下丘營度爽塏之場而邑落之。山澤【釋曰】兩大流。謂濟河也。胡氏云。兗少山而丘頗多。其見於經傳者。曰楚丘帝丘旄丘鐵丘瑕丘清丘廪丘敦丘。皆在濮水之濱桑土之野。故經繫降丘宅土於桑土既蠶之下。案是字直承上句。故史公鄭君皆以於是釋之。應氏云民乃。乃亦於是之意。非異文也。兗地最宜蠶桑。而蠶性惡溼。經於桑土既蠶下言於是降丘宅土。則州內水害盡除可知。舉一地以見一州也。兗於九州中地最卑溼。於兗特云降丘宅土。則餘

州皆得平土而居之可知。舉一州以見九州也。經立文之精如此。宅度同訓居。應釋爲營度亦通。此第四節。著兗州水患之除。以上治水土之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箋云 馬氏曰。墳。有膏肥也。繇。抽也。釋文 繇古文作蘨。說文曰。蘨。草盛貌。从草。繇聲。夏書曰。厥艸屮當作惟蘨。艸部 條。長也。詩椒聊傳 釋曰 江氏云。鄭注周禮草人云。墳壤。潤解。然則墳是土之潤澤者。孫氏云。墳肥聲之轉。案繇抽聲近。抽出則盛長。說文義大同。段氏則以許引書爲當作蘨。條蓋條達之意。隨山刊木。

除洪荒以來之壅塞也。草繇木條。著平成以後之生殖也。皆聖人贊化育之事。 此第五節。著土性草木。

厥 年作

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年乃同。今本年作載釋文云馬鄭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其賦下下。史記集解箋云馬氏曰。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爲功而禪舜。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兗州平。兗州平在舜受終之年也。

疏年。史遷同。今本作載。乃或作迺。漢書地理志釋曰兗

自冀而東。又實於山。故地形卑於冀。田惟中下也。厥賦貞作者。謂八州成賦之時。兖州正在作治。至十有三年賦法乃同也。王氏云。鄭意以此十三年爲降丘宅土以後之十三年也。史記河渠書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據文似與此經合。鄭不援彼義者。禹之十三年徧治九州。不得專於一州。此貞作自是謂使民自治其田。非禹抑鴻水之十三年也。蓋兖州被水害最深。故成賦最後。疑他州亦未必水去即徵賦。亦必遲待成熟然後徵之。少或一二年。多至數年。但兖最在後。於此見

之。他州從可知也。皮氏云。鄭說與史記合。三國志高堂隆傳曰。昔在伊唐。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合禹之十三年與鯀九年計之。同史記說。案王氏申鄭以作爲耕作。皮則以爲治水。考禹貢言作皆謂耕作。然鄭云治此州正作不休。則不專以下民耕作言。又云十三年乃有賦。亦非謂水一平即可徵賦。竊意孟子云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又云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論語云禹稷躬稼。蓋禹繼鯀治水。勞身焦思。歷八年之久。而九州

水患盡平。然勞來安集。則壤教稼。善後事宜。正非一朝夕所能辦。各州受患有淺深。成賦有先後。究州被害最劇。故至十三年乃有賦。作字當兼治水及水平後教民耕作而言。蓋自始治水至此凡十三年。史記引夏書正據此文。特統歸治水言之。則壤成賦正治水之成功也。若馬氏以十三年并鯀九年計之。則必鯀所成功已多。禹特以三四年結束之。如此堯典何以云績用弗成。洪範何以云帝乃震怒以至被殛乎。汨陳五行之後。挽回補救。至於地平天成。斷非三四年所能濟。馬說失之。厥惟

等字史漢多省。非異文。載歲祀年雖代有異名。實多通稱。後人泥爾雅以改經。非是。　又案孟子云。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禹八年於外。是治水八年成功之確據。疏河瀹濟漯正在冀兗之域。是八年中事也。下云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此十三年前事也。蓋禹治水。稷佐之。何處水去。即何處播種。先種澤物及穀宜卑溼者。既乃徧種五穀。故曰曁稷播奏庶艱食。及八年後九州攸同。胥天下而俾民稼穡。稷為主而禹亦統之。疆理溝洫。相度高下。

審固隄防。使田永受灌漑之利而免氾溢之害。蓋皆禹與稷相左右。故曰禹稷躬稼。由是飽食煖衣。契教人倫。放勳重有勞來匡直輔翼之命。則十三年後事。於是天下無違教無廢事無凶人。舜前所言事悉有成績。堯以爲眞可付託天下。故復歷三載觀無爲而治之成。遂命舜陟位。蓋傳天下若此之難也。故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論語孟子之舉經大義。讀者習焉不察。治經既久。往往豁然貫通。左右逢原。知此者希。特表而出之。　此第六節。敘田賦。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貢者。百工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別之。疏胤征云。篚厥匪玄黃。昭我周王。堯典篇題疏【箋云】鄭志云。凡所貢匪之物。皆以稅物市之。隨時物價以當邦賦。詩甫田疏篚漢書地理志作棐。食貨志曰。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棐。【釋曰】漆者。泰之假借字。江氏云。說文。泰。木汁。可以鬃物。字从木。數點象汁從木出之形。案經典多借漆水字爲之。篚本作匪。江氏云。匪。竹器。所以威幣。說文匚部云。匪。器似竹篋。从匚。非聲。織

文。染絲織之。若錦綺之屬。此州出者良。以充天子郊廟之服。案匪正字。經典多借車笭之篚爲之。漢書又假訓輔之棐。皆同音通用。鄭志云云者。陳氏喬樅云。鄭以冀州入穀不貢。他州有貢。皆即穀稅市所貢匪之物以當邦賦也。　此第七節。敘貢篚。

浮于濟漯。達于河。

地理志云。漯水出東郡東武陽。史記集解 箋云 濟或作泲。地理志 漯本作濕。說文曰。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从水。㬎聲。桑欽云。出平原高唐。水部 史遷于作於。達作通。釋曰 乘舟行水曰浮。沿泝同。孫氏云。河通

濟在成臯。漯通河在高唐。案濟漯又自相通。禹循行州界。蓋由濟入漯以通於河也。濟者。泲之假音字。漯說文作濕。隸省作濕。又變作漯。漯行而俗以濕爲燥溼之溼。音義皆誤矣。濟之水道詳導水章。漢志於東郡東武陽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又平原郡高唐云。桑欽言漯水所出。蓋厮禹二渠以引河。其一爲河之經流。其一卽漯川。漯首受河於東武陽縣東南。與河分道而行。至高唐而漯入河。又從河出。至千乘入海。班於東武陽云禹治漯水者。據首受河而言。桑則

據注河而復出者言。一正源。一重源也。東武陽故城在今山東東昌府朝城縣西。高唐故城在今濟南府禹城縣西南。千乘故城在今青州府高苑縣北。孟子瀹濟漯。此經云浮于濟漯。則二水之治可知矣。達通訓詁字。于於古今字。 此第八節。敘禹巡行州界。為貢道之準。 以上第三章。敘兖州。

海岱惟青州。

今青州界。公羊莊十年傳疏 東自海。西至岱。東嶽曰岱山。史記集解 箋云 地理志泰山郡博。岱山在西北。釋曰 經舉州界。自徐州兼書三方外。餘皆東西相對。南北

相對。或西北東南或東北西南相對。此經以海岱對言。故鄭云東自海西至岱。順經文意爲說。徐州云海岱及淮。則岱在青之西南徐之西北可知。青徐西境之水皆濟。上經云濟河惟兗州。河在兗西。濟在兗東。則青徐之西皆濟不待言矣。青東方木色。此州正在東。故取名。王氏云。鄭云東自海者。前志齊地皆屬青州。齊風釋文云。齊地在禹貢青州。僖四年傳管仲曰。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襄二十九年傳表東海者其太公乎。是青州東自海也。云西至岱者。爾雅九州無青州。而曰齊曰營州。注云。

自岱東至海。疏云。營州即青州地。彼從西數至東。故云自岱東至海。此從東數至西。故云自海西至岱也。案泰岱聲通。釋山云。泰山為東嶽。崧高疏云引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一曰岱。岱。始也。海在青東而兼北。故楚子謂齊曰。君處北海。岱在青西而兼南。故公羊傳曰。岱陰齊。蘇秦說齊王曰。南有泰山。王氏又說。疏以青州之境為跨海。攷三國志云。公孫度為遼東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立自為遼東侯。蓋青州本越海有遼東。舜以其遼遠不便。分置營州。漢末遼東即收越海西南地

東萊。置營州。亦足見兩州實一州也。案青州越海。所謂東漸于海。舜分置營州。至爾雅述殷制則直改青為營。若周禮青州。則多係徐州地。并侵入豫。而青之北境多入幽州。西境或入兖州。各因時宜。不必相襲也。鄭云今青州界。今宜字疑衍。或鄭謂漢之青州東西界與禹貢同。不謂南北也。胡氏云。漢泰山博郡縣故城在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東南。山在州北五里。於故城為西北。王氏云。以今與地約之。山東登州萊州青州等府。及濟南泰安二府之北境。東北跨海為今奉天錦州等府。及朝鮮

國。皆青州域也。　此第四章第一節。舉州界州名。

嵎夷既略。

箋云 馬氏曰。嵎夷。地名。用功少曰略。史記集解今文作禺鐵。索隱說文曰。略。經略土地也。田部

釋曰 嵎夷。青州極東之地。馬注堯典云。嵎。海隅。夷。萊夷。蓋據爾雅齊有海隅及下萊夷作牧而言。經云宅嵎夷。故此注云地名。海隅萊夷。謂青州濱海極東之地。而跨海對岸又有遼東他日舜分為營州後世為高麗地者。後漢書東夷列傳以為即古嵎夷。雖遠近不同。皆海濱夷服正東日出之地。在青州之境。但自

登萊而北繞冀州遼西以至營州。地皆相屬。故說者或以為嵎夷在遼西。說文堣字下青州誤為冀州耳。互詳堯典。遼東與冀雖屬而路遠。與青雖隔海而路近。故屬青不屬冀。蓋禹自九河碣石濟漯入海施功畢。即從事青營邊界。諸水既順流入海。海濱之地無甚壅塞氾濫。故用功不多。但經略之而已。由是西治濰淄。嵎堣禺之借。鐵本作銕。夷之借。此第二節。治嵎夷。

濰淄其道。

濰淄。兩水名。地理志云。濰水出今琅邪箕屋山。淄

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詩齊譜疏史記集解箋云說文曰。濰水出琅邪箕屋山。東入海。徐州浸。據周制夏書曰。濰淄其道。从水。維聲。水部濰或作惟維。並見地理志淄或作菑。周禮職方氏或作甾。地理志其史遷作既。釋曰濰古文正字。惟維今文借字。漢書或又省濰作淮。則與四瀆之淮混。要以地域辨之可知。淄蓋古作菑若甾。不从水。然說文及史記引經皆作淄。或許書有脫文。其史記述經作既。江氏說。古字其既通。故詩嵩高箋引彼記之子。今詩作彼其。此記禹之成功。既道與九河沱潛同文。當讀從史記爲是。既道。既順

其道也。或訓導。義大同。濰水出琅邪郡箕縣屋山。注及孔疏引地理志并說文皆同。漢志云。琅邪郡箕。禹貢維水北至都昌入海。不言屋山。疑今本脫。依淄水例。當補云屋山禹貢維水所出。箕縣故城在今山東沂州府莒州東。山在州西北九十里。都昌屬北海郡。故城在今萊州府昌邑縣西。志又云。泰山郡萊蕪。原山甾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泲。水經注則云淄水行至千乘郡琅槐合泲水入海。與班說兩岐。王氏先謙云。濟水注引應劭云。博昌東北八十里有琅槐鄉。故縣也。是琅槐後漢併入博昌。

博昌即琅槐也。淄澠時沛亂流歸海。地望相接。故無病於參差矣。萊蕪今泰安府屬縣。博昌故城在今青州博興縣東南。 此第三節。導濰淄。以上敘治水之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斥。謂地鹹鹵。史記集解 箋云 史遷斥作澙。一作澤。下行厥田斥鹵四字。濱一作瀕。地理志 釋曰 青州之土色白而有膏肥。惟海濱之地廣莫而鹹鹵。周禮所謂鹹澙也。濱正字作瀕。斥澙澤皆聲近通用。斥正字作㡿。隸省作斥。俗變作斥。澙。地理志又作舄。說文。

鹵。西方鹹地也。从西省。象鹽形。東方謂之㡿。西方謂之鹵。青在東方。故稱斥。鄭云鹹鹵者。鹵(斥)皆鹹地。對文異。散則通。鹹地不生穀而可煮鹽。亦民食之至要。胡氏云。周禮注云。東西曰廣。南北曰輪。廣者。東西之地形也。合登萊二府東西長八九百里。三面濱海。皆可以煮鹽。海濱廣斥蓋謂此也。　此第四節。記土性。

厥田惟中上下。厥賦上。

釋曰 青於冀為東南。於兗為東。而其田上下居第三等。與徐豫俱在冀兗上者。蓋田與地大較同而

細別異。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作陂陀垂轉之形。山水土田皆隨之為高下。故雍田上上。揚田下下。此其大較也。若專就植穀之田言。則每州各有高田下田。大抵近山者為高田。近水者為下田。此州山多而水少。則高田多而下田少。通其率居上等。若水多而山少。則下田多高田少。通其率居下等。徐田上中。青田上下。豫田中上。皆就當州山田水田多少計之。非徐青豫之地高於冀也。惟雍地高而山多。揚地卑而水多。田之高下正與地等。荊梁可隅反。蓋洪水初平。聖人於下田有用戒不虞之意。

故每州各就山田水田著上下之等。鄭注冀州云當爲水害備。是其義也。　此第五節。着田賦。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海物。海魚也。魚種類尤雜。史記集解【箋云】爾雅九府。中有岱嶽與其五穀魚鹽生焉。釋地絺。細葛也。說文糸部【釋曰】江氏云。鹽煮海爲之。古者宿沙初作煮海爲鹽。錯之言雜。經言惟錯。故鄭云種類尤雜。案海物類別甚多。而魚爲水族大名。故鄭舉言之。

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箋云】畎或作甽。釋名云。山下根之受霤處曰甽。甽。

吮也。吮得山之肥潤也。（釋山）枲。麻也。（爾雅釋草）鉛。青金也。（說文金部）

【釋曰】絲也枲也鉛也松也怪石也。皆蒙岱畎之文。枲即麻。據禮喪服傳。蓋對文則有子者爲苴無子者爲枲。散文則通。或可葛言絺麻言枲。皆舉其精好者。詩曰。徂徠之松。徂徠亦岱之支峯。蓋林多而材美。怪石。奇異之石次於玉者。以爲衣服器用之飾。說文羅列石次玉似玉之字甚多。蓋古者禮器多用玉。不足則位卑者兼用美石。其等見周禮甚詳。此五物皆產岱山附近者爲良。故以岱畎統之。釋文徐本作畎谷。段氏謂畎谷二字當作甽

谷也三字。此字蓋古文作く。籀文作甽。小篆作畎。
徐作甽而以谷也釋之。今本釋文脫誤耳。

萊夷作牧。

[箋云]史遷云爲牧。漢書說。東萊黃縣有萊山。地理志
[釋曰]江氏云。萊夷。萊山之夷也。作牧。以畜牧爲業
貢鳥獸者。周禮曰。任牧以畜事。貢鳥獸。又說。此附
厥貢之末。且徐州言淮夷玭珠臮魚。鄭注以爲獻
珠與魚。此文與彼同。當亦是貢矣。黃縣今屬山東
萊州府。

厥篚檿絲。

箋云 檿桑。山桑。爾雅釋木 史遷檿作酓。酓或作棐。漢書地理志

釋曰 漢書顏注云。食檿之蠶絲可以絃琴瑟。檿作酓酓作棐皆音近假借字。 此第六節。記貢篚。

浮于汶。達于濟。

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史記集解 箋云

史遷于作於。達作通。濟地理志作沛。釋曰 鄭注本漢地理志。王氏先謙云。志泰山郡萊蕪云。禹貢汶水西南入濟沛。桑欽所言。瑯邪朱虛亦有汶水入濰。禹貢無之。此入沛之汶。故冠以禹貢。其舉欽言者。明古文說之不易。而今文家所未及也。據汶水

注。汶水出萊蕪原山。西南逕嬴奉高博縣鉅平魯國汶陽泰山蛇丘剛縣東平國章縣泰山桃鄉東平無鹽東平陸東郡壽良入泲。故浮汶以達于濟也。案班志萊蕪朱虛並云汶水所出。而一入濰。一入濟。劃然兩水。今文家或以朱虛之汶解此經。說文汶篆下亦兼載兩說。然此經云浮汶達濟。導水云濟東北會于汶。則此汶斷爲入濟者。桑欽治古文。其說至確。班氏繫此汶於禹貢。引桑云西南入泲。正與導水東北會汶相應。故鄭注據之。汶與淄俱出原山。王氏鳴盛謂同出一山而分流。是也。經

言浮汶達濟。則治汶可知。汶水多源。分出數縣之山。合流至安民亭入濟。安民亭蓋在今東平州安山鎮相近。自元明遏汶使濟。而禹迹湮矣。汶源多岐。故（蓋）禹行州界詳將（辨別）之。貢道準此。　此第七節。敘禹巡行州界。為貢道之準。　以上第四章。敘青州。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州界又南至淮水。（公羊傳莊十年疏）

釋曰　徐州亦東自海西至岱與青同。而南又至淮。故經承青州立文。注亦蒙青州之注而云又南至淮水。王氏云。鄭於徐州亦以海岱分東西。徐之西境至大野東原而止。大約

在今東平州及汶上鉅野等縣境與沇分界。此處僅越過岱稍西。則徐之西境正可言至岱。鄭義不可易也。案岱與青徐皆爲西境。凡山之廣袤不過百數十里。或二百餘里。經於二州之界皆云岱。則岱於青爲西南。於徐爲西北。不待言而明。二州西境又皆距濟。經於兗州云濟河。兗西河而東濟。青徐皆在兗東。則西界之水並爲濟。互文自明。爾雅曰泲東曰徐州。彼言其水。此言其山。非異也。胡氏云。郭注爾雅云。自濟東至海。似爲禹貢徐州之舊域。然堯時揚州之境跨江北至淮。而爾雅云江南

曰揚州。蓋殷割淮南江北之地以益徐。視堯時之
徐則大矣。周禮正東曰青州。禹貢徐州之山水皆
在焉。蓋以徐爲青。青地太半入幽。而徐之西則又
入於兗云。又說。禹貢徐州。岱濟之西閒與兗分界。
濟淮之閒與豫分界。王氏云。以今輿地約之。江南
徐州府泗州海州及鳳陽淮安二府北境山東兗
州沂州二府濟寧州泰安府南境曹州府東南境。皆
徐州域也。釋名云。徐州。徐舒也。土氣舒緩也。　此
第五章第一節。舉州界州名。
淮沂其乂。

淮沂。二水名。地理志沂水出今太山蓋縣。周禮職方氏疏史記集解箋云周禮鄭氏說。沂山沂水所出。在蓋。職方氏史遷又作治。釋曰淮出豫境柏桐山。東流至徐揚間而大。胡氏謂當時蓋淮水為患孔急。禹在徐即今揚屬役與徐協治之。故特書於徐。淮納沂。不決淮距海則沂無所歸。故必先淮而後沂也。詳見導淮。漢志云。泰山郡蓋。臨樂子王氏念孫云子字衍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池水。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焦氏循云。職方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浸沂沭。鄭彼注云。沂山沂水所出也。在蓋。是沂水自出沂山。不出

臨樂子山也。志明言臨樂子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則臨樂子山不在蓋矣。與萊蕪原山甾汶同出之文有異。水經洙水出臨樂山。沂水出艾山。亦是二山。正義引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是冠臨樂子山於洙沂二水。非志義。案焦說近是。但蓋縣下又云至蓋。與全志例不合。王氏念孫謂蓋當作卞。池當依水經注作泗。卞縣有泗水。蓋縣無。且志於沂水云又。是洙沂同在蓋出一山。分流同入泗。孔疏以臨樂子山冠兩水。與志文意正合。若然。則臨樂山即沂山。亦即水

經注之艾山。鄺氏以沂山艾山臨樂為一與水經本文異太平寰宇記之雕崖山。而說者多以沂山為東泰山。黄氏儀云。周禮青州鎮曰沂山。鄭康成謂沂水所出。今沂水實出雕崖山。北去東泰山尚五十餘里。則古沂山當即指此。隋唐時始移沂山之名於東泰山。而祀之以為東鎮。其實二山不可混也。胡氏說。臨樂艾山雕崖疑即沂山支阜之異名。沂山跨蒙陰沂水二縣之境。漢蓋縣故城在今青州府沂水縣西北。水經注沂水出蓋縣艾山。東逕蓋縣故城南。歷東莞東安等縣。至下邳分為二。皆入泗。以今輿地言之。

沂水出沂水縣。歷沂州郯城。至邳州合泗水。又東南至清河縣入淮。導淮云東會于泗沂。是也。水經注又引鄭云出沂山。蓋謂周禮注。說文云。沂水出東海費東。一曰。出泰山蓋。疑今古文說異。後說與班鄭同。乂者㕓之省借字。今文又借偕通作艾。　此第二節。治淮沂。徐之水莫此為大。二水治則餘可知。下云浮于淮泗。則泗之治亦見矣。

蒙羽其藝。

蒙羽。二山名。史記集解箋云地理志泰山郡蒙陰。禹貢蒙山在西南。顓臾國在蒙山下。東海郡祝其。禹貢

羽山在南。繇所殛。蓺志作藝。釋曰淮沂治則其餘諸水皆治。可濬畎澮以距川矣。蒙羽山麓多沃壤。於是盡樹藝。蒙山在蒙陰。其故城在今山東青州府蒙陰縣南。即詩之龜蒙論語之東蒙。說者或分蒙與東蒙爲二。或以龜山當蒙蒙山當東蒙。皆非。羽山在祝其南。故城在今江蘇淮安府贛榆縣南。班氏以爲繇所殛處。蓋書家古說。寰羽記以爲登州府蓬萊縣別有羽山。胡氏謂祝其太近。放流之地當在彼處。成氏蓉鏡云。以鳥道法計之。祝其西距蒲坂九度。蓬萊西距蒲坂十度半。自蒲坂視祝

其。未甚異於蓬萊。不必蓬萊而始得為東裔。書說不可易。愚竊謂鯀障洪水。不用掘地注海使水行地中之法。徒以提防堙塞為功。及河水大至。孟門呂梁之上橫流倒懸。障不能禦。下民昏墊溺甚。時鯀蓋治水在羽山。帝就而貶之為東裔小侯。仍用其賢子治水。禹急救冀兗之禍以至於徐。蒙其羽藝。則鯀之懲已蓋過半。聖人書則歸覲。太原岳陽以下。蓋皆隱寓既修之文。蒙羽雖非大山。而特書其藝。與岷嶓江漢之源同文。幸前人缺憾已彌縫也。書羽乘書蒙。微其文也。史臣體聖心為書法。或

有此意。蓺說文作埶。種也。隸加艸。或又加云。非古也。

此第三節。治蒙羽。

大野既豬。東原厎平。

大野在山陽鉅野北。名鉅野澤。東原。地名。今東平郡即東原。史記集解 箋云 馬氏曰。水所停止深者曰豬。釋文 爾雅十藪。魯有大野。又曰。廣平曰原。釋地 史記豬作都。地理志野作壄。釋曰 大野。澤名。周禮兗州澤藪曰大野。周無徐。故入兗。唐虞時兗徐以濟為界。本屬徐。衆水匯而成澤。濬而深之。陂而障之。使畜蓄而復流。謂之豬。豬者。都之假音字。都。聚也。俗作瀦。

詩魯頌譜云。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詩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春秋傳西狩於大野。蓋蒙羽在魯之東境。大野在其西境。漢名大野曰鉅野。鉅亦大也。爾雅廣平曰原。東原爲濟東平地。故漢稱東平。胡氏云。今山東兗州府鉅野縣西有鉅野故城。何承天云。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舊縣故城正在澤中。是也。案澤在城北。後河決。澤隨而南。故宋時故城在澤中。其後屢決益南。明代又以人力遏絕水道而澤竭矣。故胡氏又云。漢東平國治無鹽縣。其故城在今東平州東。東原乃汶

濟之下流。禹陂大野。使水得所停。而下流之患以紓。又濬東原之畎澮注之汶濟。然後其地致平可以耕作也。王氏說。東原在徐西北。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東平在岱之西南濟之東汶之北。春秋時為魯汶陽之田。案大野東原密邇。胡氏云。濟西係兖域。大野東原之役。乃二州協力為之。 此第四節。治大野東原。大野豬則濟不為患矣。 又案經書其書既不一。 濰淄其道。史記作既道。江氏謂古其既字通。誠是。或可兩字小有區別。既者。已然也。其者。於是始然也。語氣稍有緩急。要皆為記成功

之詞。大意同。

厥土赤戠墳。草木漸包。戠今本作埴釋文鄭作戠

戠讀曰熾。釋文熾。赤也。文選蜀都賦注黏土也。周禮考工記疏【箋云】史遷戠為杜埴。今本同。鄭氏周禮說。埴黏土也。考工記注漸包。馬氏曰。相包裹也。壁中古文作蕲苞。說文曰。蕲艸相蕲苞也。書曰。艸木蕲苞。艸部【釋曰】戠者。色赤而性黏著之稱。此經蓋古文作戠。據說文戠字云闕。則其音義無傳。故孔君讀從今文埴字。史公因之。鄭君仍存本字。以經赤戠連文。而熾字从戠訓盛。火盛色赤。則戠有赤義。又戠熾與埴音近。今

文正作埴。則戠又有黏義。鄭釋戠字蓋兼赤與黏二訓。文選注考工記疏各舉其一。蜀都賦丹沙赩熾。李引鄭注熾赤也。考工記摶埴之工。鄭訓黏土。疏謂書注亦云。謂與禮注同。蓋鄭既讀從熾。又兼取埴義。易朋盍戠。虞訓聚會。亦與黏義近。赤戠墳者。赤着其色也。戠兼着其性之黏也。墳又言其有膏肥也。釋名釋地曰。土黄而細密曰埴。正與鄭釋戠兼色與性同意。黄亦謂黄赤也。蕲苞。叢生豐茂若積漸包裹然。蕲苞正字。漸包假借通用字。　此第五節。著土色土性。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釋曰徐州蓋山田又多於青。故田上中。地之肥瘠較青為次。故賦中中。　此第六節。着田賦。

厥貢惟土五色。

土五色者。所以為大社之封。史記集解箋云韓詩外傳曰。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明有土謹敬絜清也。釋曰諸侯出封。必受土於天子以為社。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守土之臣當謹敬奉上法。清絜其身。毋從匪彝。乃能保其

社稷和其民人也。藉之用茅。慎之至也。茅之為物薄而香絜可貴。喻人君有絜白之德也。水經注姑幕縣有五色土。蓋徐州之土大較色赤。而兼有備五色者。貢之以為天子立社封國之用。

羽畎夏翟。

羽山之谷（詩節南山疏）貢夏翟之羽。（周禮掌次疏焦氏疑下五字為賈疏語。案賈氏說書多本鄭義。王氏孫氏皆引為注。從之。）【箋云】畎或作甽。翟或作狄。周禮天官夏采。鄭氏說。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又染人秋染夏。鄭氏說。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翟（狄）為飾。禹貢羽畎（當作甽）夏狄。是其

揔名。其類有六。曰翬曰搖曰鷂曰甾曰希曰蹲。其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漢地理志亦作狄。

釋曰 王氏云。匠人注壟中曰甽。說文。甽。小流也。甽是壟中小水。因此而山谷通水之處亦名為甽。案翟者山雉。五采備謂之夏。蓋取美大之意。羽山之谷翟備五色。貢其羽以為后夫人衣車之飾及旌旗樂舞之用。翟正字。狄借字。

嶧陽孤桐。

地理志嶧山在下邳。史記集解今下邳西葛嶧山也。御覽地部山

箋云 地理志東海郡下邳。葛嶧山在西。古文

以爲嶧陽。釋曰山南曰陽。嶧陽與岳陽衡陽華陽岷山之陽文例同。班云古文以陽爲嶧猶云以爲嶧山。順經文連言陽耳。後人因此以嶧陽二字爲山名。失之。葛嶧山在今江南徐州府邳州西北六里。漢志魯國騶縣别有嶧山。與此異。周禮夏官山師疏云。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之桐。中爲琴瑟。疑本鄭注。僞傳文大同。蓋襲鄭。江氏云。桐。榮木也。孤桐。桐特者。生特生。謂本榦挺拔。若枚乘七發所謂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也。

泗濱浮磬。

泗水出濟陰乘氏也。史記集解箋云地理志濟陰郡乘氏。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過郡六。行千一百一十里。又曰。魯國卞。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當為泲過郡三。行五百里。濱一作瀕。釋曰江氏云。磬。樂石也。泗水之厓產此石。括地志云。泗水至彭城呂梁出石磬。案泗濱出磬石之地在乘氏而下。故鄭云然。漢志泗水兩見。其一自卞縣至方與入沛。王氏念孫謂沛下脫渠字。沛渠即菏澤水。此泗水上源。一自乘氏至睢陵入淮。則其下流。兩水實一水。其中有沛渠間之。陳氏澧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云。泗水

既於方與入沛渠。復東南出也。蓋今山東魚臺縣東南境之微山湖及江蘇銅山縣以東之黃河也。東南流至清河縣與淮水合。又曰。魚臺北境方與縣地。南境則乘氏縣地。蓋沛渠北為方與。南為乘氏。故志言泗水至方與入沛。其自沛渠亂流而出。則載於乘氏下也。案陳說甚當。乘氏在今山東鉅野縣。周禮川師疏云。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為磬。蓋亦鄭義。偽孔襲之。

淮夷蠙珠暨魚。

蠙珠。珠名。川師疏 淮水之上夷民獻此珠與魚也。疏

川師疏蠙作珠與美魚。又云淮夷二水。恐傳寫涉偽孔而誤。

箋云：蠙今文作玭。說文曰。玭。珠也。从玉。比聲。宋弘云。淮水中出玭珠。玭珠之有聲者。蠙。夏書玭从虫賓。玉部史遷暨作臮。馬氏曰。淮夷二水出蠙珠與魚。釋文

釋曰：經傳言淮夷皆謂淮上之夷。宋仲弘子亦以玭珠之產專屬淮水。馬以淮夷為二水。不知何據。蠙玭雙聲。珠之有聲者。段氏謂珠當作蚌。蓋蠙玭本皆蚌名。而因以為珠名。故字或从虫或从玉。段氏謂玭今文。蠙古文。是也。珠魚所在而有。當時淮水所出蓋尤美。故貢之。

厥篚玄纖縞。

纖。細也。祭服之材尚細。史記集解釋曰染黑六入為玄。縞。湅繒也。纖縞。繒帛之尤細者。其本色白。染之以玄則為玄纖縞。未染則但為纖縞。祭服五冕及爵弁服皆玄衣。齋服有素端則縞衣。纖見其致美也。又冕用布三十升。朝服玄端皆用布十五升。雖非湅絲。其材至細。其色皆玄。經玄字中容得包之。此第七節。著貢篚。徐州所貢皆禮樂之用。

浮于淮泗。達于河。河菏之壞字。

箋云河。蓋本作菏。地理志濟陰郡。禹貢荷當為菏澤

在定陶東。山陽郡湖陵。禹貢浮于淮泗通于河。當爲菏。又重菏字屬下。一水在南。說文曰。菏。菏澤水。在山陽胡同湖陵。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菏。从水。苛聲。史遷達作通。

釋曰此節馬鄭本及注皆無考。僞傳及疏亦無說。惟釋文云河如字。則當時俗本俗讀竟以爲四瀆之河。陸又引說文作菏。蓋亦致疑。黄氏公紹韻會始定從菏字。菏澤在豫州。其支流爲菏水。在徐州。閻氏云。豫之東北。即徐之西北。舟自淮而泗。自泗而菏。然後由菏入濟以達于河。此徐之水道也。王云。菏本澤名。泲水所豬。道沇水東至于菏。主澤言。

此豫州菏澤也。徐州之達于菏。則自乘氏至湖陵。乃菏澤之支流。說文名爲菏澤水者也。案水經云。濟(菏)水又東過湖陸(即湖陵)縣南。東入於泗水。注云。澤水所鍾也。尚書曰。浮于淮泗達于菏。是也。與漢志說文菏在湖陵合。此陶丘東菏澤之分流。云澤水所鍾者。班所謂泲渠。許所謂菏澤水也。水經又云。泗水南過方與縣東。菏水從西來注之。又屈東南流過湖陸縣南。案菏水注泗於方與縣東。即泗水出入泲渠之地。由是泗水東南過下邳縣西。菏泲皆合流以達於淮。故徐州水道由淮而泗而菏而

泲。斷無越菏泲而云達于河者。後世河流改道。則泗爲河所奪。久非禹迹之舊矣。 此第八節。敘禹巡行州界水道。即貢道之準。 以上徐州。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五終